

高考志愿里的父爱

◎管洪芬(江苏宜兴)

去朋友家做客,刚坐上沙发就被茶几上的几张纸吸引了目光。忍不住拿起来看了看,发现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很多高校的名字,名字后面则紧跟着一串数字。朋友的女儿今年参加了高考,想来这是他们一家人填报志愿时的产物,只是,我不由得费起了思量,那一串串数字是什么意思?

朋友给我倒了水过来,看我看得认真,不由得笑了,解释说:别小看这几张纸,因为关系着孩子的前程,孩子她爸可认真了,特意请了假不说,就填报什么学校合适,也是斟酌来斟酌去,可费了他不少时间。他这人啊,什么都好……说到这儿,朋友点着纸上的那些数字告诉我:就这一点,却是非常霸道。因为女儿的高考成绩并不是很理想,选择合适的高校很有难度,有心想让女儿填一些容易录取的专业和学校,符合要求都比较偏远,怎么办?没想到老公拍板,说学校太过偏远的,

不只孩子来回不容易,大人也不放心,他特意用导航软件测量了家到每个可填学校的距离,超过预定距离的都果断没作考虑……

一直感觉朋友的老公做事大大咧咧的,没想到也有如此细腻的一面。可能很多人听到朋友这段话,都会感觉作为父亲这么武断,很可能拦截了孩子的更多机会。可对于此时的我,听着却是满心的暖。我知道,这就是父爱,而这种父爱,多年前我也感受过。

那是十多年前了,十八岁的我即将参加高考,因为填报志愿是在考试之前,想着自己成绩从来都不是很理想,也不奢望高考能够超常发挥,所以拿着高考志愿表回家的我,把填报志愿全然没当一回事。在我的脑海里,考得不好,没有学校录取,大不了就是出门打工。家里的经济条件向来窘迫,早点赚钱也好,哪怕混个自食其力,也可以缓解一下父母的经济负担。我是这么想

的,可很明显,父亲不这么想。在父亲眼里,他的女儿是优秀的,他也对我能在考场超常发挥抱有期望。父亲说,学习能够改变命运,打工虽然能提前缓解家庭压力,可耽误的却是我的一生,他不想我太过辛苦,他想我有好的生活。

那一段日子,没上过几年学的父亲认真地拿起了笔,圈圈点点,摘摘抄抄,担心自己不懂,更是特意请了村里几个有文化的人来帮着参谋。那时候的父亲不懂得计较距离,他满心想的只是要把我送出去,上个大学,拿个文凭,然后找个好工作,得一份安逸的人生。

是什么让从来粗线条的父亲变得如此紧张而细腻?自然是如山般的父爱。幸好,那年我没让父亲失望。而此时,感受着一份同样厚重的父爱,我唯有期盼朋友的女儿能很快收到一份理想的高校录取通知书,因为焦灼的父爱等着慰藉。真心希望每一份认真的父爱都不被辜负。

绿苔

◎聂玉斌(河南平顶山)

连日的夏雨,驱散了酷暑燥热,滋润了万物生灵。寥廓的天空被洗得湛蓝碧透,路旁的树叶给染得愈发翠绿。难得凉爽的空气中,略带丝丝甜意,不由得使人畅快地深深呼吸。

雨后,我随意闲步于湿漉漉的青砖小径上,不经意间,发现脚下原先灰色的青砖路面上竟然生出一片翠绿绒毡。

啊!苔,夏雨催生的苔藓。它像翡翠般晶莹剔透,像毡毯一样丝质轻柔。俯身,只见嫩绿的苔藓叶片分明,株干顶端长有状若米粒的小花蕊。这柔绒绒、娇嫩嫩的苔藓,着实让人心生爱怜。于是,我的脚再也不忍踏下。

苔藓是一种隐花类植物,也是一种低类高等植物,背阴湿润的土壤是其佳居之地。它一生苦短,即便炎炎烈日随时会摧残掉它的生命,也尽力显示出与碧玉媲美的翠绿;它不追求意志选向,不取悦,不邀宠,蛰伏地面,矮伴柔草,平平庸庸,默默无言;它不卑不亢,躬挺有度,不求索取,不争养分,随遇即安,天有雨,地湿润,便可处阴隅而生存;它处低而示高,微小而见大,身微而奉厚,为现代文明默默奉献——它是检测空气污染程度的指示性植物,还扮演着荒漠和不毛之地“拓荒者”的角色……

普普通通、微而不俗的小小苔藓,自古就受到世人的推崇和赞誉。“白日不到处,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小米,也学牡丹开”是袁枚对它小而向大,勇于实现自我价值宽阔胸怀的雅颂;“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”是刘禹锡对它乐为陋室添色增彩无私品质的厚誉;“贴藓粘苔作山色”是顾况对它“山青峰绿须我扮”的敢于担当、甘助人的乐善品格的赞美。

在这里,我要歌颂它“我花如小米,傲然独自开”的择静处而生,居卑位不俗的质朴、豪迈和豁达。这毫不起眼的苔藓不禁使我感叹,世界并无尊贵与卑微之分,人间只有坚强和懦弱之别。

阴雨旋即过去,太阳就要出来。我似乎感觉到,这唯小唯美唯奇之物,正在自己短暂的生命里程中,努力释放着亮丽的青春光彩,吟唱着不屈的生命赞歌!

父母陪我“预演”落榜

◎王国梁(河北保定)

多年前,我高考结束后,心中极为忐忑。我觉得自己考得不理想,却又有强烈的期待心理,希望上天怜我十年寒窗,保佑我考上大学。有时突然想起某道考题,便急匆匆去翻书,验证自己的答案。有些答案我记不清了,所以对成绩很没底。

父亲见我如此,说:“算了,考都考完了,还想它干啥。收拾下,跟我下地干活儿吧!”迎战高考阶段,我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,父母从来没让我干过农活儿。可考也考完了,该下地了。我跟父亲一起,在田里挥汗如雨。父亲不停地跟我说:“要我说,上不上大学也没啥。我干了一辈子农活儿,这不活得挺好的。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,可都活得很风光,你爷爷在村里多有威望。只要好好干,干啥都错不了。再说了,不想干农活儿,就跟你表哥去城里打工,说不定还能闯出个世界来呢……”父亲的一番话,让我的心瞬间冰凉。高考成绩还未

揭晓,他就为我落榜做打算了。我记得,以前父亲曾不止一次教育我,不好好学习就得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,经常用让我下地干活儿的方式教育我要好好学习。可如今,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

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,一句话也没说。因为心事重重,我很少说话。父亲却一直不停地跟我说话,好像生怕冷场之后我又想起高考的事。有些话,多说几遍总是会起作用的。几天后,父亲的话对我产生了影响,考不上大学也并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,人生还有很多种选择。这种“预演”落榜的方式,让我越来越坦然了。

回到家,母亲招呼我帮她洗菜、切菜。我很快发现,饭桌上越来越清淡了,完全没了我高考那几天的丰盛,甚至连鸡蛋都吃不到了。我有些委屈地说:“妈,高考前和高考后,我的待遇相差也太多了吧?”母亲笑着说:“这能一样吗?咱家经秋过麦时,干的是重活儿,也要吃好吃点。平时就是吃点家常便饭。你考完了当然要吃家常便饭。”在母亲看来,我参加高考就像家里的秋收和麦收时节,

过去就算过去了。母亲继续说:“你今年考不上的话,要学着帮家里干活儿,以后经秋过麦就有了好帮手。”我很想怼一句:“妈,你怎么知道我肯定考不上!”但我说这话真的没底气,所以从未说出口。

饭桌上,母亲对我说:“你好好安排一下吧,田里农活儿也不多了,你这阵子是跟你小舅去建筑工地搬砖,还是找找那位教复习班的老师。如果考不上,是不是要去复读?”母亲的话我听来特别刺耳,我最烦的就是说我考不上,偏偏她总是这么说。或许这就是“崩溃疗法”吧,听得多了,我渐渐接受了“如果考不上”的结果。有空时,我拿起课本重新回味,发现自己掌握的知识特别不扎实。

不久后,高考成绩揭晓,我以8分之差落榜,我坦然接受。父母陪我进行的“预演”落榜,让我并未有太大的心理落差。事后,衡量再三,我选择了复读。一年后,我考上了大学。后来我才知道,父亲和母亲从班主任那里得知我落榜的可能性较大,所以才陪着我“预演”落榜。